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他人的血

(法) 西蒙娜·波伏娃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他 人 的 血

[法国]西蒙娜·波伏娃 著
宗 慧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人的血/(法)波伏娃(Beauvoir, S.D.)著;宗
慧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他… II. ①波…②宗…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
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561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9 字数: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500

ISBN 7-80000-404-X/I·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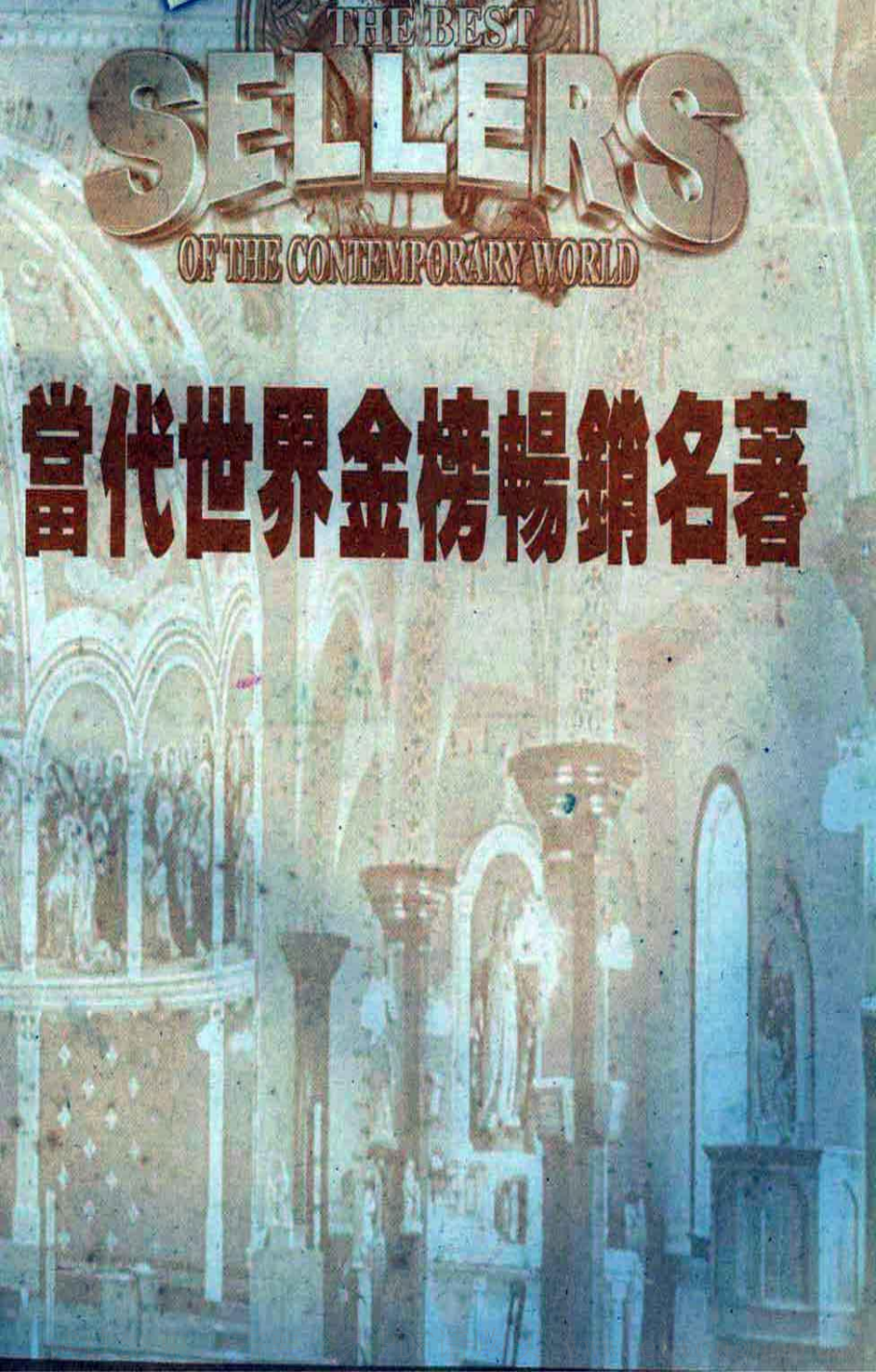
定价: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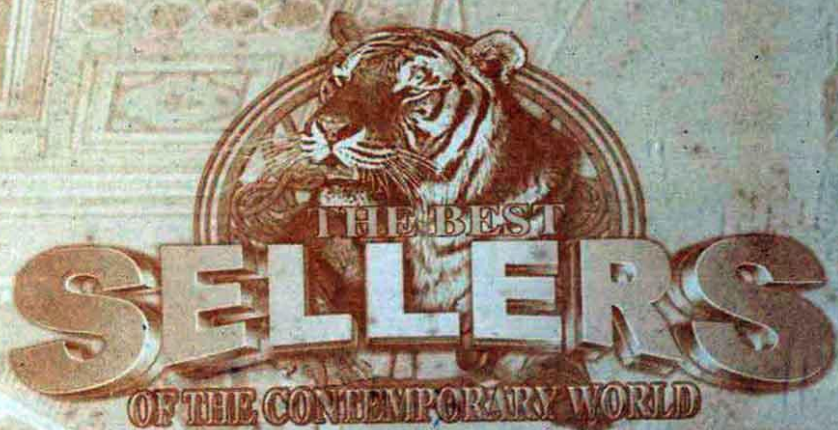


当代全球十大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巨著精选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當代世界金榜暢銷名著





當代世界金榜暢銷名著

当代全球十大畅销书排行榜

- 1、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有“世界第一畅销书排行榜”之称。
- 2、美国《纽约书评》畅销书排行榜：是文化阶层的重要阅读指南。
- 3、英国《书商》杂志畅销书排行榜：英国出版界的专业排行榜。
- 4、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反映德国图书市场情况的一面镜子。
- 5、香港《亚洲周刊》畅销书排行榜：目前是华语书界最具影响的畅销书排行榜。
- 6、法国《读书》杂志畅销书排行榜：法国最具权威的畅销书排行榜。
- 7、美国《出版家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始于1895年，历史最悠久的畅销书排行榜。
- 8、英国《泰晤士报周日文学增刊》畅销书排行榜
- 9、俄罗斯《俄罗斯书评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 10、日本《读卖新闻书评》畅销书排行榜。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内 容 简 介

人是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一个计划。

——存在主义如是说

这是一部出版后在法国文坛引起巨大轰动的小説，两年内再版 32 次。

1984 年，这部小说还被法国著名的导演搬上了银幕。

它的轰动，不由情爱、暴力或者凶杀、侦探这些常规的因素所引发。

之所以轰动，是因为它丰富的人生哲理和生动的人物形象。

人的存在，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应该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

《他人的血》就是围绕著人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为主题而展开的。

男主人公是一个印刷厂老板的儿子，也是其财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可是他没有沉浸在父亲为他铺就的温床内，而是独立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在一次集会中他被警察拘留，出来后与父亲发生冲突，于是离家出走的他走上了一条自食其力的道路。一次政治集会中，因为双方观点的不同而引发的冲突使得他的

他
人
的
血

好友不幸身亡。这一打击使他退出了共产党，走上了从事改善工人贫困生活的斗争道路。在德国占领奥地利后，奥地利的社会活动家请求他们予以支援，而主人公本着对政治斗争保持疏远的态度，作了袖手旁观的选择。

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继续向其他国家（包括法国）推进的事实，使主人公终于醒悟过来。于是，他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介入政治，并勇敢地走向战场。可是，他的情人却通过种种关系把他从前线调回巴黎。二人在大闹一场后分手。

情人投入了德国军官的怀抱。

在与德国军官相处的日子里，她目睹了法西斯的种种兽行，许多爱国的、无辜的法国人被法西斯蹂躏，尤其让她震惊的是这个军官的话：“所有法国人都是靠不住的朋友……这是历史的必然。”于是，经过血的洗礼与痛苦的斗争，她重新开始了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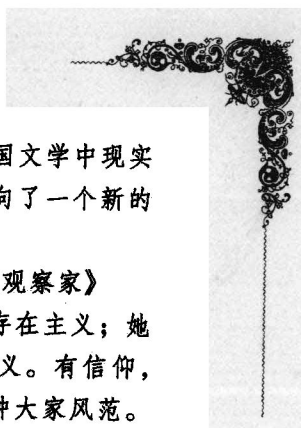
在从事地下抵抗斗争工作中，虽然做出选择的推动力不同，但是主人公与情人都投身到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洪流中。为营救曾经是她的男友也是主人公的朋友与情敌，她化好妆，开车前往集中营，人救出来了，可是她却被枪弹击中胸膛。在她弥留之际，法西斯从年轻母亲怀里抢走孩子的悲惨画面仍然十分清晰……

这就是选择。

这就是人生。

“他人就是地狱”的真正内涵，就隐含在这里。

《他人的血》不仅继承了莫泊桑、都德以来



的爱国主义文学主题，也继承了法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并把这个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法国《新观察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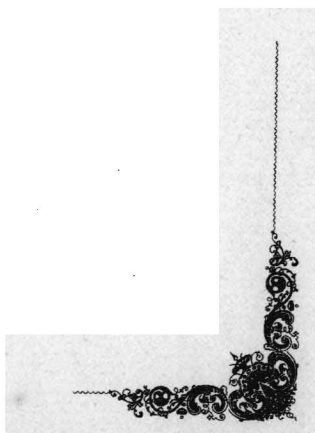
她奉行存在主义，又不局限于存在主义；她改造现实主义，但又不摒弃现实主义。有信仰，有主义，但毫无门户之见，这是一种大家风范。

——法国《费加罗文学报》

这是一部充满“血和生命”的作品，它处处充满了选择的艰辛与痛苦；这也是一部对人性、情爱进行深刻剖析的、罕见的作品，字里行间的描述与旁白，把这些原始然而鲜活、赤裸然而真实的东西，以无比的勇气还原出最真实的面目。

——美国《纽约时报》书评

他
人
的
血



门打开了，所有目光一齐投向他。

“你们要我怎么办呢？”他说。

德朗蹲坐在炉前的那把椅子上。

“你们应该让我知道明天上午的事是不是定了。”德朗说。

明天？他环顾四周：房间里弥漫着洗涤剂和白菜汤的味道。马特莱拉吸着烟，两个胳膊在桌布上支撑着。特丽兹面前放着一本书。他们还活着，对于他们来说，漫漫长夜会有尽头，黎明也终究会到来。

德朗盯着他。

“不能等，”他温和地说，“我应该八点钟去那儿，如果我要去那的话。”

他像对一个病人一样谨慎地说：“那当然。”

他知道他应该回答，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

“听着，你醒来后叫我，你只需要敲敲我的门，我需要考虑一下。”

“一言为定，我六点左右敲门叫你。”德朗说。

“她怎么样了？”特丽兹问道。

“她现在还没有醒。”他说。说完向房门走去。

“有事叫我们，”马特莱拉说，“德朗要去休息了，我们整个晚上都在。”

“谢谢。”

他推开房门，凄然地走过来。只见她双眼紧闭，从唇间发出喘气声。盖着的被单随着身体起伏。被单被她翻腾得厉害，她虽是奄奄一息，但折腾得厉害，因为她痛苦极了，濒临死亡，恐怕连黎明都过不去了。是我害的，我先害了雅格，现在是海伦。因为我曾经不爱她，因为我曾经爱过她；因为她近在咫尺，因为她远在天涯。因为我存在着。我存在着，她呢，是那样自由、孤独、永恒。她顺从着我的存在，却未能逃脱我存在的意外的事故，在相继而来的时间里随波逐流，在命运之链的尽头，流弹击中了她的。心脏。金属的严酷存在，我的存在，使她走向了死亡。因为我在那儿，不可捉摸，难以避免，毫无道理地存在着。不存在是最好不过了。受害者首先是雅格，现在是海伦。

外面是沉沉黑夜，没有路灯，没有星光，甚至没有声音。一队巡逻兵刚刚走过。现在，再也听不到有人过路的声音了，街上空旷荒凉。高级宾馆和政府各部大门前卫兵在站岗。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可是这里却出事了：死神一点点靠近她。“先是雅格。”仍然是这一成不变的话语。在这漫漫长夜中透过其他话语和对往事的回忆，最初的议论展开了历史画卷。它以一种特殊面目出现，仿佛发生的

是其他事情，仿佛我一生，一切都未被安排好，在一切人类命运之中都蕴育着绝对的腐败。这种绝对的腐败存在在我的一生中，存在在垂死的人的房间的昏暗和气味之中，存在在每分钟和永恒中。今天以及在任何时候，我在那儿，我曾经一直在那儿。过去，那是不存在的时间。时间一开始，我就在那儿，永远永远，除了自己的死亡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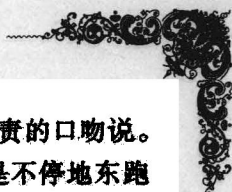
他是在那儿，可他原来并不知道。现在，我看见他倚在走廊的窗户上，但他不知道。他只相信世界是唯一存在的。他望着污浊的玻璃窗，那里油墨味和尘土味不断升腾着，这是别人工作的气味。阳光沐浴着旧橡木家具，街上的人在绿色灯罩的暗淡光线下让人感到窒息。整个下午机器都发出轰鸣声。有时他离开了，有时他却久久地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他的眼睛见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孔嗅到的，满是懊悔；在污浊的玻璃窗下，在地面表面，凝滞着烦恼；在这间豁亮的长方形房间里，内疚的气氛在不断地翻腾。他并不知道，工人们只要抬起头，就会透过窗子的小孔，发现这张资产者后代的清秀而智慧的面庞。

柔和的蓝色地毯衬托着他的面颊，有着铜器反光的厨房弥漫着熔化的猪油香和焦糖的味道，客厅里传出窸窣窸窣的像丝绸在摩擦那样的谈话声。在夏日的花香之中，在初冬劈啪跳跃的火焰里，内心的责备一刻不曾停息地折磨着她。出去度假才会把它暂时忘掉。看到满天星斗落下，丝毫没有内疚，苹果被牙齿咬得嘎吱作响，淡水打湿了赤脚。但是，当人们一回到散发着香气、四壁都是白围子的房间，当人们摇动樟脑味很浓的帷幔，会看到他依旧安详、完好无缺地待在那里。冬去春来，景色在无穷地变

化，在切口烫金的书中，新的冒险故事出现在眼前，然而，隐约传来的机器轰鸣声却没有过减弱的迹象。

气味从阴暗的楼的底层渐渐弥漫到整座楼房。“总有一天它会成为你的房间的。”房屋的前壁上，有几个石刻的文字：“波劳拉，印刷厂主的儿子”。父亲迈着稳健的步子，从车间来到大房间。心绪平静地呼吸着弥漫在楼梯上的凝滞、混浊的空气。伊丽莎白和徐宗也并不怀疑什么。她们在她们房间的墙上挂上版画，在她们睡的沙发床上安放沙发垫子。然而他的父亲了解，对这一点他相信，这内疚会使艳阳天黯然失色。对母亲来说，闪亮的地板、丝织帷幔和高级毛制地毯，流露着的都是内疚。

大概她曾在某个地方，在陌生的面孔中遇见过这种内疚。它在她的皮大衣下，在她闪闪发光的裙子下，紧贴着她小巧而丰满的躯体，她把它带到她的所到之处。她总是带着歉意，正因为如此，她对佣人和普通售货员讲话都是非常客气，她走起路来像小跑似的，蜷缩着身子，仿佛是为了缩小她占据的空间。他本来想就此询问她，可是找不到合适的语句，难于启齿。一天，他想从楼梯上的人谈起，可她马上干脆地说：“不能这么说，他们并不那么令人厌烦，习惯成自然嘛。再说，在生活中，大家也是不得已做一些烦人的事的。”他再也没说什么。她的话没有多少分量，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她好象是在一个理直气壮的、然而又吹毛求疵的证人面前讲话，因此必须避免争吵。然而当她兴致勃勃地为女厨师的孩子裁剪衣服时——她本来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地去市场买一件——当她通宵修理女佣人缝补得难看的东西时，他好像了解了她。“真是



荒谬绝伦，没有道理。”徐宗和伊丽莎白用谴责的口吻说。她并不想为自己辩解。然而从早到晚，她还是不停地东跑西颠，推着转椅上的年老而四肢瘫痪的女管家，一推就是几小时。她和她的聋子表妹聊天。其实她并不喜欢老管家和表妹，但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她们，只是由于整座房子里弥漫着闷闷不乐的气氛。

有时，她带让去看望穷人，这是圣诞树和吃点心的、穿戴整洁的孩子使她想起的。他们对漂亮的长毛绒狗熊或干净的小围裙客气地表示感谢，他们不像不幸福的人。蹲在人行道上的衣衫褴褛的乞丐也无忧无虑。他们翻着白眼，肢体残废，用鼻子吹奏金属笛子，在大街上占有一块地盘，像沙漠中的骆驼，像中国梳辫子的男人。而我们听到的那些富有诗意的流浪汉的故事和感人至深的弱小孤儿的故事，总是以喜悦的泪水、紧握的拳头、洗净的衣服、金黄色的面包做结尾。仿佛贫困只是为了使富人得到安慰，为了让富人的孩子们高兴地施舍才存在着。让并不被贫穷困扰，可是却有另外的东西困扰着她，他知道，对此切切烫金的书里没有讲过，波劳拉先生没有讲过，这也许是不该讲的吧。

我的心第一次遭到震撼是在八岁的那年。那时，我正在走廊里读书，母亲回来了，带着我们通常见到的那种表情：责备而又含歉意。她说：“路易丝的孩子死了。”

我望着曲曲折折的楼梯和铺满石板的走道，许许多多同样的门都打开着。妈妈对我说：每个门后都有一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家人。我们走了进去。路易丝拥抱了我，她的面颊柔软而湿润。妈妈坐在床上，在路易丝

他
人
的
血



身边轻声和她说些什么。旁边的摇篮里躺着一个面色苍白、双眼紧闭的男孩子。我的目光停留在红色方砖地上，停留在光秃秃的墙上，停留在煤气炉上，我忍不住地哭起来。我哭着，妈妈说着，孩子死去了。我把攒的钱全拿出来，妈妈整夜整夜地陪伴着他，可他还是死了。

“这孩子怎么了？”我父亲问。

“他陪我一起去路易丝家了。”妈妈答道。

她已经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但她还想说的详细些：“脑膜炎，折腾了一夜，到早上小家伙的身子就僵硬了。”爸爸边喝汤，边听她讲。我是吃不下去的。那边，路易丝在哭泣，她不思茶饭。无论怎么样也不能把孩子还给她，永远不会了。什么东西也不能抹掉这玷污世界的幸福。

“喝你的汤吧，”父亲说，“别人都吃好了。”

“我不饿。”

“强吃一点吧，我亲爱的。”妈妈开口了。

我把汤匙放到唇边，继而又放回盘子里，一看就饱了。

“我吃不下去！”

“听着，”父亲说，“路易丝的孩子死了，这是很让人难过的。我也为她伤心，可我们总不能难过一辈子吧。好了，快点吃吧。”

我开始吃了。这严厉的声音顿时把我像被钳子夹住的喉咙放松开来。我感到热乎乎的汤从喉管滑下，每吃下一勺，比闻到印刷厂的气味还令人恶心。可是，喉咙毕竟松开了。不会一辈子这样下去的。今晚直到天亮前是这样，可能还要几天。但不会一辈子这样下去的。反正这是她的

不幸，不是我们的不幸。是他死了。他们让他躺在凳子上，他领子被撕破了，面部的血凝固了。这是他的血，不是我的血。“我永远忘不了。”拉塞尔心中也在向他道别：“永别了，聪明的小脑袋，小马驹，乖孩子；永别了，你的欢声笑语，你那有神的眼睛。”他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安静而又奇怪地死去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时时想起他的死，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想起他，可他已不存在了。对于他这死去的人来说它从未存在过。我们不会一辈子这样的，几天都不会，连一分钟也不会。在这张床上，他是那样地孤独，我只能听见他双唇发出的喘息声，而你是听不见的。

他把汤全喝光了，晚饭也吃过了。现在他蜷缩在三角钢琴旁边。小巧的糖壳闪烁着火焰般的光泽。冰冻水果，在糖壳下闪着光泽。柔情而妖艳的夫人们，像小火炉似的妩媚地微笑着。他望着他的母亲：她并不像这些香气扑鼻的仙女，而是身着一条无袖黑裙子，她那像裙子一样乌黑的头发盘卷在头上。在她面前，人们想不起鲜花，想不起丰盛的糕点，想不起贝壳，也想不起浅蓝色的卵石。她只是一个存在，一个纯粹的人的存在。她穿着小巧玲珑的缎面高跟鞋，从客厅的这头跑到那头，她也笑了。她竟然也笑了。刚才这个痛苦的面孔，这个在路易丝耳边絮絮叨叨的人的面孔，现在变成了微笑。不会一辈子都这样的。路易丝曾死命地抓着地毯，路易丝的小孩死了。他努力地凝视着展现在眼前的情景：路易丝坐在床边啜泣。而他不再哭了。他透过这固定而又透明的情景，看见了眼前这些淡紫色的、绿色的、玫瑰色的裙子。一种欲望产生了：真想

他
人
的
血

咬一口这鲜嫩的胳膊，把头钻进她们的头发之中，像揉搓花瓣一样地把她们轻而且薄的丝绸揉皱。路易丝的孩子死了。死就死了，这并不是我的不幸。也不是我的死亡。我双眼紧闭，一动不动，我回忆的是我自己，他的死闯进了我的生活，而我是不会闯进他的死亡的。我钻进钢琴下面，我在床上不停地流泪，直到昏昏睡去，因为有一种东西随热汤流过了我的喉管，这是比内疚还要强烈的东西：我的错误。在路易丝哭泣时我却微笑的错误，我流的是我的眼泪而不是他的眼泪的错误，作为一个他人而存在的错误。

然而这一切他是他不能理解的，因为他太小了。他想到错误突然地进入他的躯体，因为他的抽搐的手指松开了，因为他的喉管畅通了。他并没有去想象这错误是充满肺腑的空气，是流动在血管里的血液，是生命的热力。他想到，如果他强迫自己这么做，他永远也不会尝到这被玷污的滋味。他这样做了。他端坐在他的小学生课桌前，天真无邪的目光滞留在平展的书页上，他目不转睛，像未来一样单纯。一张白纸，一块白布，千里冰封、闪烁着未来革命之光的大地。拉塞尔 扔掉了他的笔，这是雅格脸上的血，这是为了避免我们流的每一滴血，是为了避免我们而流过的每一滴沸腾的血。这是你的血，它在白棉絮上、纱布上是那样鲜红，它是在你鼓胀的血管里缓缓流动的血。“它过不了今夜了。”没有鲜花，没有柩车，我们将把你掩埋于地下。我们手上的污迹，我们心灵上的污迹，恰如一个幼稚的用粗细笔划描绘着什么的聪明孩子的前途。他不会猜测。他不知道他自身存在的意义。这纯洁得